

Huxiao Shan zhuang

呼啸山庄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英] 艾米丽·勃朗特 著 ● 肖遥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呼啸山庄



[英] 艾米丽·勃朗特 著

肖遥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英)勃朗特(Bronte, E.)著;肖遥译.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1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ISBN 7-80623-669-4

I. 呼… II. ①勃…②肖… III. 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50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24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2.87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186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69-4/I·472	定价	17.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艾米丽·勃朗特
(1818-1848)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之妹，安茵·勃朗特之姐。1846年，她们三姐妹曾自费出过一本诗集。《呼啸山庄》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发表于1847年12月。她们三姐妹的三部小说——夏洛蒂的《简·爱》、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和小妹妹安茵的《艾格尼斯·格雷》是同一年问世的。除《呼啸山庄》外，艾米丽还创作了193首诗，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



策 划：单占生
责任编辑：许华伟
美术编辑：吴 月

统 筹：李 辉
责任校对：伊春萍
装帧设计：

目 录

- 一、洛克伍德造访呼啸山庄/1
- 二、凯瑟琳·恩修的房间/16
- 三、爱伦讲述的故事——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童年/35
- 四、凯瑟琳认识林顿一家/45
- 五、凯瑟琳和艾德加/65
- 六、希斯克利夫失踪/77
- 七、希斯克利夫重返呼啸山庄/98
- 八、凯瑟琳生病了/118
- 九、伊莎贝拉的故事/147
- 十、希斯克利夫最后一次会见凯瑟琳/163
- 十一、伊莎贝拉逃跑了/175
- 十二、凯蒂长大了/191
- 十三、希斯克利夫的儿子在呼啸山庄/200

十四、暗 访/226

十五、圈 套/243

十六、凯蒂成了寡妇/262

十七、洛克伍德先生再访呼啸山庄/271

十八、希斯克利夫的结局/280

一、洛克伍德造访呼啸山庄

1801年,我去拜访我的房东,他是一个将要给我惹麻烦的孤独的邻居。乡间真是美啊,我几乎不相信在整个英格兰境内还能找到这样一个与尘世的喧嚣完全隔绝的地方,一个厌世者的理想的天堂!希斯克利夫和我正是分享这儿荒凉景致如此合适的一对。一个多么绝妙的人!在我骑着马走上前去时,看见他缩在眉毛下的黑眼睛带着几分猜忌地瞅着我,我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他把手更深地伸到背心口袋里,完全一副不信任我的神气。刹那间我对他产生了亲切之感。

“是希斯克利夫先生吗?”我问。

他的回答是点一下头。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我一到这儿,就马上来拜访您,希望我的坚持没有使您为难。昨天,我听说……”

“画眉山庄是我自己的,”他打断我的话,“我从不允许任何人给我找什么麻烦,进来吧!先生。”

他的话是绷着脸说出来的，但我想我决定接受这样的邀请：对一个仿佛比我还要怪僻的人，我感兴趣。

他看见我的马胸部几乎要碰上栅栏了，竟然还伸手解开了门链，然后阴郁地领着我，走上一条石子路。到院子里时，他叫道：

“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再拿点酒来。”

我想，他全家就只有这一个仆人吧。难怪石板缝间长满了草，只有牛替他们修剪篱笆了。

约瑟夫还很健朗，但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了。“上帝保佑！”他接过我的马时，不高兴地低声自言自语，同时又那么愤怒地盯着我的脸。

希斯科利夫先生的住宅叫呼啸山庄。“呼啸”，意味深长。这儿随时都流通着振奋精神的纯洁空气。房屋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地倾斜着，还有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着枝条，像在向太阳讨光，可以猜想北风吹过时的威力。但房子盖得很结实，窄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墙角还有大块的凸出的石头防护着。

房屋前面有大量的稀奇古怪的雕刻，特别是正门附近，上面除了许多残破的怪兽和裸露的小男孩外，我还发现“1500”年代和“哈里顿·恩修”的名字。我本想向主人请教这地方的简史，但从他站在门口的样子来看，是要我赶快进去，要不然就干脆走人，而我在参观里面之前并不想增加他的不耐烦。

没有经过任何穿堂过道，我们径直走进了起居室。我发现橱柜

从没有上过漆,屋子里有一处被摆满了的麦饼、牛羊腿和火腿之类的木架遮盖住了。壁炉台上有老式难看的枪,还有一对马枪,还有三个画得俗气不堪的茶叶罐靠边排列着。地是用平滑的白石铺的;几把高背椅,老式的结构,涂成绿色,而一两把笨重的黑椅摆在暗处。橱柜下面的圆拱里,躺着一条好大的猪肝色的母猎狗,一窝小狗围着它叫唤,还有一些狗在空地上走动。

我在炉边的椅子上坐下,房东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为了消磨这一刻的沉默,我想去摸那只母狗。它离开那窝狗崽,凶狠地偷偷溜到我的身后,龇牙咧嘴,白牙上流着口水,喉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叫声。

“你最好别理它。”希斯科克利夫先生说,又跺了一下脚咆哮着,警告它。

“它不习惯受人娇惯,它不是当作玩意儿养的。”说完,他大步走到门边,大叫,“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的下面咕哝着,并不打算上来。他的主人走下去找他,留下我和那只凶狠的母狗和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面面相觑,它们对我的一举一动都提防监视着。我静坐不动,然而,我以为它们不懂沉默的蔑视,我对这三只狗挤眼睛扮鬼脸,我脸上的变化激怒了狗夫人,它忽然暴怒地跳向我的膝盖。我把它推开,赶紧拉过一张桌子当挡箭牌。我的举动惹出了六只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它们从暗处一齐窜到屋里。我一面用火钳来挡开较大的家

伙，一面大声求援，请这家里的什么人来平息这场战争。

希斯克利夫和他的仆人迈着烦躁而懒洋洋的步子，爬上了地窖的梯阶。他们走得并不比平常快一秒钟，虽然炉边已经混乱不堪。幸亏厨房里快步走来一个健壮的女人，她卷着衣裙，光着胳膊，两颊火红，挥舞着一个煎锅冲到我们中间，神奇地平息了这场风波。她的主人上场时，她已经像大风过后却还在起伏不定的海洋一样喘息着。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就在我刚才受到那样不礼貌的接待后他还这样瞅着我，真让人难以忍受。

“是啊，真是见鬼！”我咕噜着，“先生，您还不如把我丢给一群老虎来得痛快！”

“对于不碰它们的人，”他说，“它们是不会多事的。”他把酒瓶放在我面前，又把搬开的桌子放回原位。

“狗是应该提防的。喝点吗？”

“不，谢谢您。”

“好啦，好啦，”他说，“受惊啦，洛克伍德先生。来，喝点酒。这所房子里客人极少，我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懂得该如何接待客人。祝你健康！”

我鞠躬回敬了他，我开始觉得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闷气有点傻。此外，我也讨厌让这家伙再取笑我，因为现在他的兴致已转到取乐上来了。也许，他也已察觉到，得罪一个好房客是愚蠢

的,语气便稍稍缓和了一些,提起了他以为我会有兴趣的话题,谈到目前我住处的优缺点。我发现,他对我们所涉及的话题都有自己过人的看法;在回家之前,我居然兴致勃勃地提出明天再来拜访他。而他显然并不愿我再来打搅。但我还是要去,我感到,自己与他相比,我是多么擅长交际啊,这可真是惊人。

昨天下午,有雾,天又冷。我打算就在书房炉边消磨一个下午算了,不想却踩着污泥到呼啸山庄去了。

但是,午饭后我怀着懒惰的想法上了楼,进屋时看见女仆跪在地上,身边是扫帚和煤斗,正用一堆堆煤渣封火,搞得满屋子灰尘弥漫。这景象立刻把我逼回来了。我拿了帽子,走了四里路,到达希斯克利夫的花园口,恰巧躲过今年第一场鹅毛大雪。

在那荒凉的山顶上,土地结了一层黑冰,被冻得坚硬,冷得我四肢发抖。我弄不开门链就跳了进去,顺着石子路跑去。敲了半天门,敲得我手指骨都痛了,狗也狂吠起来。

“倒霉的人家!”我心里直叫,抓住门闩使劲摇。一脸苦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脑袋来。

“你干吗?”他大叫,“他在牛圈里,你要是找他的话,就从这条路口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叫起来。

“除了太太没有别人。你就是闹腾到半夜,她也不会开门的。”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嗯,约瑟夫?”

“别找我！我才不管这事呢。”这颗脑袋咕噜着，不见了。

雪下大了，我握住门柄又试了一回。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扛着一个草耙，出现在后院。他招呼我跟他走，穿过一个洗衣房和一片铺平的地，那儿有煤棚、抽水机和鸽笼，终于到了上次住过的那间温暖热闹的大屋子里头。煤炭和木材混合在一起燃起的熊熊炉火让屋子放着光彩，正在摆丰盛的晚餐，在桌旁我很高兴地看到了那位太太。我躬身等候，以为她会叫我坐下。她望望我，往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也不作声。

“天气真坏！”我说，“希斯克利夫太太，恐怕因为您的仆人偷懒而让我大吃苦头，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听见我在敲门！”

她不开口，我瞪眼她也瞪眼，以一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神气盯着我，让人发窘，不愉快。

“坐吧，”那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他就要来了。”

我坐下了。轻轻咳了一下，唤那恶狗朱诺。第二次会面它总算摇起尾巴尖，表示认我是熟人了。

“好漂亮的狗！”我又开始找话说，“您对这些小的怎么打算呢，夫人？”

“那些不是我的。”这位可爱可亲的女主人说，可比希斯克利夫本人所能回答的腔调还要冷淡些。

“啊，您所心爱的是在这一堆里啦！”我转身指着一个看不清楚的靠垫上一堆像猫一样的东西，接着说下去。

“谁会爱这些东西，有毛病！”她轻蔑地说。

该死，原来那是一堆死兔子。我又轻咳一声，向火炉凑近些，说些今晚天气不好的话。

“你本来就不该出来。”她站起来去拿壁炉台上的两个茶叶罐，说。

她原先坐在暗处，现在我把她的全身和面貌都看得一清二楚：苗条，显然还没有过青春期。挺好看的体态，还有一张我生平从未有幸见过的绝妙的小脸蛋，五官纤丽，淡黄色的或者说金黄色的鬈发，松松地垂在细嫩的脖颈上。至于眼睛，要是眼神还能显得更加和悦些，就要让人无法抗拒了。

她够不到茶叶罐。我动了一动，想帮她。她猛然转身，像守财奴看见别人打算帮他数金子一样。

“不要你帮忙，”她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拿得到。”

“对不起！”我连忙说。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问，把一条围裙系在她那洁净的黑衣服上，就这样站着，拿一匙茶叶正要往茶壶里倒去。

“我很想喝杯茶。”我说。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我说，勉强一笑，“是您正好请我喝茶。”

她把茶叶丢回去，连匙带茶叶一起收起来，又坐在椅子上，前额蹙起，红红的下嘴唇撅起，像小孩要哭了一样。

那年轻人已经穿上了一件相当破旧的上衣，站在炉火前面，用眼角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有仇似的。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了。他的衣着和言语都显得没有教养，完全没有希斯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的那种优越感。厚厚的棕色鬈发乱七八糟，胡子像头熊似的布满面颊，而他的手就像普通工人的手那样，已成褐色，不过，他态度随便，几乎是有点傲慢了，一点家仆侍候女主人那谨慎殷勤的样子都没有。既然缺乏关于他的地位的确凿证据，最好还是不去注意他那古怪的举止。几分钟后，希斯克利夫进来了，多少算是把我从那不舒服的情境中解脱出来。

“您看，先生，我说话算数，来啦！”我叫道，装着见到他很高兴的样子，“我担心要给这天气困住半个小时呢，您能不能让我在这儿避一下？”

“半个小时？”他边抖落他衣服上的雪片，边说，“你为什么要挑这么个大雪天出来逛荡。你知道你是在冒着迷路和掉进沼泽的危险吗？熟悉这片荒野的人，都还会在这样的晚上迷路。我可以告诉你，这天气是不会一下转好的。”

“或许我可以在您的仆人中间找一位带路人，您能给我一位吗？”

“不，不能。”

“哎呀，那我只得靠自己的本事啦。”

“哼！”

“你是不是该准备茶啦？”他问，恶狠狠的眼光从我身上转到年轻的太太那边。

“是请他喝吗？”她问希斯科克利夫。

“准备好，行吗？”这是他的回答，他说得这么蛮横，把我吓了一跳。这腔调露出他真正的性子。我不再想把希斯科克利夫称作一个绝妙的人了。茶预备好之后，他是这样请我的，“好了，先生，把你的椅子挪过来一点吧。”我们都拉过椅子来围桌而坐。在我们吃东西时，四下里一片沉默，气氛严峻。

我想，假如是我引起了这块乌云，那我就该负责驱散它。总不能每天都这么阴沉缄默地坐着吧。

“奇怪的是，”我在喝完第一杯茶，接过第二杯的时候便说，“奇怪的是我们的趣味和思想形成是怎样习惯的，很多人都不能想像，像您，先生，所过的是这么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也会有幸福存在。可是我敢说，有一家人围着您，还有您可爱的夫人作为您的家庭与灵魂的主宰。”

“我可爱的夫人？！”他插嘴，脸上带着恶魔般的表情讥笑道，“她在哪儿，我可爱的夫人？”

“我的意思是说希斯科克利夫夫人，您的太太。”

“哦，是啦，啊！你是说她的肉体死了后，她的灵魂还站在家神的位置上，守护着呼啸山庄的产业，是这样吗？”

我意识到是我弄错了。我本该看出双方的年龄差距太大，不像

是一对夫妻。一个大概四十岁了,正是精力健壮时期,在这种时期,男人很少会怀有女孩子因为爱情而嫁给他们的妄想。那种梦是留给我们到老年时聊以自慰的。另一个人呢,看上去还不到十七岁!

一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在我胳膊肘旁边的那个用盆喝茶用没洗过的手拿面包吃的白痴,也许就是她的丈夫,希斯克利夫少爷。这是合理的结果,因为她全然不知道天下还有更好的男人,她就嫁给了那个乡巴佬!遗憾啊,但我必须当心,可别惹起她悔恨自己的选择来。最后的念头好像似乎有点自负,其实倒也不是,我旁边的人在我看来近乎令人生厌,按照经验,我知道我多少还有点吸引力。

“希斯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希斯克利夫说,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着,掉过头以一种特别的眼光望着她。那是一种憎恨的眼光,要不是他脸上的肌肉生得极为反常,不会像别人一样,表露出他心灵的语言。

“啊,当然,现在看出来啦,您才是这天使的有福的占有者啊。”我转过头来对我旁边那个人说。

更加糟糕的是,这年轻人满脸通红,拳头也握紧了,摆出动武的架势。但他马上又镇定了,冲着我咕噜了一句粗话后,压住了自己。这句话,我假装没听到。

“不幸的是你猜错了,先生!”我的主人说,“我们两个都没那种福分占有你的好天使,她的男人死啦。我说过她是我的儿媳妇,当然是嫁给我的儿子的啦。”